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金鳳令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90243002

金鳳令

下

(台湾)司马紫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RB669 / 14

工247.5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凤令/司马紫烟著.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1.1

(司马紫烟作品集)

ISBN 7 - 80641 - 378 - 2

I. 金 ... II. 司 ...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8799 号

司马紫烟作品集

金凤令 (上下)

司马紫烟 著

责任编辑: 韩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33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180 册

ISBN 7 - 80641 - 378 - 2/I·065 定价: 36.80 元

目 录

十 七	地心幽火	(347)
十 八	同仇敌忾	(365)
十 九	恩怨难分	(381)
二 十	洗心革面	(398)
二十一	少林还经	(417)
二十二	鬼谷女尼	(437)
二十三	灵谷探秘	(459)
二十四	灵谷奇人	(483)
二十五	深入虎穴	(507)
二十六	连闯三关	(529)
二十七	虚与委蛇	(551)
二十八	群雄闯谷	(571)
二十九	运筹帷幄	(590)
三 十	里应外合	(608)
三十一	犁庭扫穴	(626)
三十二	恩怨了了	(645)

十七 地心幽火

这时，楚无心与“蝙蝠客”二人已前进了数十丈，黑暗中突见前面现出一团幽幽的火焰，“蝙蝠客”忙打手势令楚无心蓄势戒备，放缓脚步，屏息而行……

距离渐近，地势渐阔，已可看清那团绿色火焰，乃是从一间球形石窟的中央喷出来，映照得周围数丈以内，绿幽幽，阴森森地，令人仿佛感到那阵阵冷风寒气，便是从这团火焰中发出来一般。

更令人骇异的怪事是：火焰之上，竟悬空仰卧着两个人！

“蝙蝠客”和楚无心骇然停步，静候了一会，见没有什么异状，遂一齐凝神戒备，缓缓逼近前去……二人走到火焰边缘，只觉那阴寒之气逼人，虽在全力运功抵御之下，也难以再进一步，只得停下来，凝目朝那两个仰卧火焰上的人瞧去。

这一瞧不打紧，只瞧得楚无心心头一震，脱口叫道：“怪事，她怎么会在这里？”

“蝙蝠客”却一声哀呼：“大哥！”砰然跌坐在地上，眼泪泉涌而出……

这两个悬空仰卧在绿色火焰上面之人，其中一个竟然是楚无心亲手把她埋葬在十里浮泥中央的小山丘上的老丑女人，但几天前，他为了要解开心中的疑团而开坟查看时，却发现这老丑女人的尸体竟告失踪，谁知竟会在此地看见她的尸体，怎不教他惊诧至极！

他心灵方自千回百转，纷乱莫解之顷，却被“蝙蝠客”的那

一声哀呼，惊得浑身一震，连忙转向火焰上面的另一个人望去……

只见此人乃是个貌相严冷的中年男子，楚无心从“蝙蝠客”的那一声哀呼中，已意识到这中年男子是谁，但还是不敢十分相信，急声问道：“老前辈，你认得这人是谁吗？”

“蝙蝠客”丧魂失魄地点点头。

楚无心大声追问道：“是谁？”

“蝙蝠客”凄然道：“是你的父亲！”

此言一出，虽已在楚无心意料之中，但脑际仍禁不住轰地一声，仿佛一道强烈电闪，击在他的面前，他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双手紧紧抱住一颗快要炸开来的脑袋，口中喃喃叫道：“爹爹！爹爹！……”

就在他心神惊痛交集之际，忽觉一阵阴寒之气袭上身来，禁不住登时浑身打了个寒颤！

此时，陡听“蝙蝠客”一声大喝，整个人电跃而起，探手抓住楚无心，飞掠出数丈外。

楚无心被抓一头雾水，诧问道：“老前辈发现什么？”

“蝙蝠客”松开手，急急道：“孩子！你可觉得身上有什么不对？”

楚无心闻言，暗自一运真气，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他的真气这一运行之下，发觉竟已凝滞不畅，并且有逐渐消逝的现象，显然是在刚才那一阵阴寒之气袭身的瞬间，遭了暗算……

当下，他也不开口答话，自顾盘膝坐在地上，默运玄功收摄真气，缓缓运行于凝滞的经脉之间……

“蝙蝠客”也在一旁坐下来，一面运功调息，一面严密戒备，以防敌人趁机现身攻袭。

火焰幽幽，这球形石窟之内，一时森冷有如鬼域！

“嘿嘿嘿嘿!”

蓦然间，一阵阴森得意的冷笑，从四面八方传来，在石窟中往返激荡，引起一阵刺耳难闻，悖人心魄的锐响回声……

“蝙蝠客”早已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是以闻声毫不理睬，同时以“传音入密”功夫警告楚无心道：“你千万收摄心神，不要理会，自有老夫来应付!”

说话之间，那冷笑之声突然一敛，随听一个冷酷的声音在空际响起：“你二人已受了‘地心幽火’的浸烁，纵然有神仙下凡，也难使你们活得过三个时辰!”说完，又是一阵阴森得意的冷笑……

“蝙蝠客”闻声，像触电般跳了起来，沉声喝道：“萧亦风!是你?”

楚无心浑身如同瘫痪了一般，呻吟着叫道：“师父!师父!难道是真的吗?”

那阴森冷笑之声渐渐消逝，对他们二人的话，理也不理!

“蝙蝠客”忽地也是浑身一个寒颤，砰然跌坐在地上，知道刚才不该情感激动，自己竟和楚无心一样，受了暗算，忙收摄心神，运功疗治，一面传声对楚无心道：“孩子!你不妨事吧?”

楚无心呻吟道：“我……我……我恐怕……不行了!”

“蝙蝠客”大吃一惊，忙严肃地传声道：“孩子，二十年之谜已快要揭开了，你必须奋发求生的意志，拼命挣扎活下去!”

楚无心气若游丝，怅然若失地喃喃说道：“可是……我师父……那是师父啊……”

“蝙蝠客”脱口沉声道：“胡说，你忘了你双亲的血仇了吗?你没有看见他两人在死后还要受这幽火焚尸的惨相吗?”

楚无心浑身一震，霍地睁开眼睛，道：“什么叫幽火焚尸?”

“蝙蝠客”道：“老夫方才想起，在地心之中，果然有一种叫‘地心幽火’，被此火焚烧之人或物体，表面丝毫不损，但体内却

随着火焰浸炼的时间而熔化为灰烬，最后里外便完全消灭于无形……”

楚无心听得双目圆睁，眼中似要冒出火来，大叫一声，挣扎着爬了起来，向那团绿色火焰扑去……

“蝙蝠客”沉声喝道：“站住！这不是你激动的时候，难道你忘了刚才的教训了吗？”

楚无心恨恨地止住前仆之势，默然盘膝坐下来，再次运功凝聚真气，冲击那快要凝滞了的经脉……

这时，他已被一股复仇雪恨的情绪鼓舞着，奋发起求生的意志，是以他体内的真气虽然十分微弱松散，但在他的坚毅精神之下，竟奇迹般地逐渐凝聚起来，随着他的心法控制而缓缓运行……

他那苍白灰败的面孔，也逐渐有了一丝血色……

“蝙蝠客”见状，方才放下心来，随即暗自运功调息……

功行一周天之后，“蝙蝠客”已完全恢复过来，当下，微微张开眼帘，向楚无心望去，只见他的面色竟然又变得苍白灰败，不由暗吃一惊，忙运“传音入密”功夫，道：“孩子，你怎么了？”

楚无心睁眼望了望“蝙蝠客”，恨恨地摇了摇头，目光中充满失望和怨毒之色。

显然，他的一番挣扎是白费了！

“蝙蝠客”心中又惊又急，于是又用传音说道：“孩子，那躺在你父亲身旁的人是否你的母亲，只有用你自己的血方能证实，你若死了，岂不是抱憾终生，如何能够瞑目？”

楚无心听了，缓缓将呆滞的目光，移注那老丑女人的尸骸上，低沉地叹息一声，眼角间悄然落下两行泪水……

这是无可奈何之泪！也是绝望之泪！

“蝙蝠客”望着这绝望的少年，心底浮起了一丝无声的叹息，

突然，他神色一整，面上闪烁着一片庄严肃穆的光辉，霍地掠至楚无心身后，双手中指一挺，分点在他的“气海”、“天庭”穴上，将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大漠三阳功”源源发出，传入楚无心的“六阳经脉”之中……

楚无心顿觉两股阳和之气，源源流行于经脉之中，心知“蝙蝠客”是要拼舍终生修为的功力来救他的性命，不由大为感动，但他到底是个性情高傲之人，尽管内心激动得热血沸腾，却不愿轻易接受这份恩惠，当下，身子一震，便待自闭经穴，以阻止“蝙蝠客”的真气流入。

“蝙蝠客”自然十分了解楚无心的意图，怎肯让他这样做，于是，一面加速真力运行，一面传音警告道：“孩子，这是什么时候，你怎能够这般意气用事，快丢开一切杂念，接引我的真气，导行于体内！”

须知“蝙蝠客”的功力何等深厚，楚无心在这情形下，即使有心抗拒也难以如愿。闻言，只好打消了这念头，按照“蝙蝠客”所说，任那“大漠三阳功”进入体内，再运本身的微弱真气引导着迅速运行开来。

塞外绝学，果然非同凡响，这“大漠三阳功”正是那发自“地心幽火”的阴寒之气的克星，在楚无心体内只运行了一周，便已将寒毒完全消灭了。

楚无心身上一轻，方欲示意“蝙蝠客”停止行功，但身边又已听得“蝙蝠客”的传音：“孩子，时机急迫，你非要迅速恢复原来的功力不可，你就接受愚叔的这一点意思吧！”

口气不但诚恳，而且隐含一股令人无法抗拒之力，楚无心略一沉吟，便默然颌首将浑身经穴放开，一任“蝙蝠客”的数十年性命交修之功力，源源注入……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楚无心耳边又听见“蝙蝠客”传音说道：“孩子，你现在已集塞外一派的绝学于一身，从今后，你便

是塞外一派的掌门人了!”

话落，那两股注入体内的真力便倏然消失，楚无心忙睁目一看，只见“蝙蝠客”面色灰败，神气萧索，不由感愧交并地传音问道：“二叔，你不妨事吗？”

“蝙蝠客”传音答道：“我虽将毕生功力转授与你，但还存着一口先天之气，留作最后一击之用，贤侄可放心！”

楚无心闻言，心头略宽，目光一闪，又落在那老丑女人的尸骸上，登时，忍不住又是一阵心情激动，恨不得立刻上前查个明白。

“蝙蝠客”似乎已看穿了楚无心的心思，慌忙传音阻止道：“贤侄千万不可乱动，咱们必须装作真气已将散尽，距死不远的模样，方能将那萧亦风引出来……”说至此处，倏然停了一停，急急又道：“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有人来了！”

楚无心凝神倾听，耳际果然听到一阵极为轻微的“沙沙”声响，正迅速从四方传来。

于是，只好强忍着悲愤的心情，闭上眼睛，装出一副已是了无生气的模样，暗中却已将功力运足，严密戒备。

就在这时候，那“沙沙”的脚步声竟突然停止，紧接着空际却响起了一阵阴森的冷笑！

随听那冷酷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道：“还有半盏热茶的工夫，你二人体内的阴寒毒气便要发作，那时候，你们护身的真气已经消失殆尽，只好任由那阴寒毒气来化炼你们的骨髓了。嘿嘿！那种滋味，我也说不出来，你们慢慢去品尝吧！”

“蝙蝠客”和楚无心心中早有了防备，这时任对方如何讥讽，却置若罔闻，毫不理睬。

那冷酷的声音停了一停，又道：“‘蝙蝠客’！你可还记得有一个名叫露丝雅丽的女子吗？”

“蝙蝠客”浑身一震，霍然应道：“是萧亦风的未婚妻？”

那冷酷的声音恨恨道：“不错！”

“蝙蝠客”猛然忆起一事，反问道：“就是那陷身于十里浮泥中的女人？”

那冷酷的声音冷冷说道：“不错！”

“蝙蝠客”一定心神，沉声道：“萧亦风，你为何将她害了？”

那冷酷的声音蓦地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道：“你可以去问那该死的楚靖海！”

楚无心忍不住睁目喝道：“关我父亲什么事？”

那冷酷的声音“哼”了一声，恨恨说道：“小杂种！若不是你的死鬼父亲寡廉鲜耻，夺人所爱，会有你这小杂种吗？”

楚无心闻言，有如疾雷轰顶，面色一阵苍白，浑身发抖，几乎昏了过去！

“蝙蝠客”见状，忙用传音警告道：“孩子，事情真假未分，千万激动不得，否则……”话未说完，适才的那一阵“沙沙”声响又传进耳中，而且清晰地向这石窟迅速传过来。

那冷酷的声音忽发出一声得意的冷笑，便自寂然，紧跟着只见石窟入口之处，人影晃动，接连飞掠进一伙人来！

楚无心闪目望去，发现来人赫然是“孤剑震中原”、“陈大先生”、“鬼谷女尼”以及十派五门残存的几个掌门人，还有那死对头谢安黎，这一班人马再度聚集在一起。

这些人的出现，固然并未使楚无心感到意外，但在目前的处境下，却使他大有陷于腹背受敌之势，若仍然装作伤重垂危的模样，自必难逃这些人的毒手，若是出手招架还击又怎能诱得萧亦风出来？

不言楚无心心头委决不下，那“孤剑震中原”等人骤然见到楚无心，但也是禁不住怔了一怔，猝然止住了脚步。

“孤剑震中原”定睛注视了楚无心一眼，忽地哈哈笑道：“好好好，你这小子果然没有死，哼哼！这番看你还躲得过吗？”

楚无心还未开口，“蝙蝠客”已嘴皮连动，用“传音入密”功夫对“孤剑震中原”道：“此地危机四伏，希望你暂时抛下个人仇怨，共同应付才好！”

“孤剑震中原”冷哼一声，毫不在乎地冷笑道：“老夫什么阵仗不曾见过，还用得着你来瞎操心吗？”话声一顿，逼视着楚无心，喝道：“你的师父躲在什么地方？赶快乖乖说出来！”

楚无心晒然一笑，冷冷答道：“你现在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问这些干吗？”

话未说完，忽听“陈大先生”发出一声诧异，失声叫道：“咦！这不是‘失魂人’？”

此言一出，顿将众人的目光，全都吸引到那团绿色火焰之上，只有谢安黎依然把一只满含怨毒的眼睛，狠狠盯住楚无心，真有恨不能一口把他吃了之概！

“孤剑震中原”等人的目光方自触及那团绿色火焰，竟不约而同，齐齐地振臂腾身而起，电也似的纷纷朝“失魂人”的尸体扑去。

原来，在“失魂人”的尸体上面，不知在何时竟多了一本金色的书和一个尺许大小的长方铜匣。

楚无心一时不明究竟，以为众人打算毁他父亲的遗体，不由急怒交加，顿时忘却利害，大喝一声，长身而起。

“蝙蝠客”慌忙伸手将楚无心拖住，用传音喝止道：“不要妄动！”

同时，楚无心骤觉眼前寒光一闪，一柄冷气侵入的锋利长剑已递到面前，耳听谢安黎厉声道：“还我依爱娜的命来！”

楚无心借势一个踉跄，“砰”地跌坐在地上，让开了谢安黎攻来的剑招，心中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出手还击。

谢安黎一击不中，大叫一声，挺剑疾进，直刺楚无心胸膛，就在这致命的刹那之间，陡听“砰砰”连击，震撼了整个石窟，

使得谢安黎不由愕然停手掉头望去。

只见那一群扑向绿色火焰之人，除了“孤剑震中原”之外，竟然尽数跌坐在地，全身不停地颤抖，面色灰败，动弹不得。

紧接着又见“孤剑震中原”忽地浑身一震，踉跄后退了几步，竟也盘膝坐了下来。

谢安黎大吃一惊，便打算上前瞧个究竟，但转念一想，楚无心的神态与众人相同，必然也是遭了暗算，这等千载难逢的机会，岂可错过了！

他主意打定，倏地回过头来狠狠盯着楚无心，哈哈大笑道：“楚无心！想不到你也有今日！笑声中，手中长剑已自缓缓刺向楚无心的胸膛，同时，神色一整，道：“我本来不想做这乘人之危之事，但这时不杀你，恐怕依爱娜和哈拉族同胞的血债，今生难望有偿还之日。楚无心！只怪你自己没有人性，不要怨我不讲江湖道义！”

这一番光明磊落，义正词严的话。听得楚无心大为感佩，但也按不住一腔怒火，直冒天庭。

“失魂人”的后裔，岂能束手任人宰割？

这时，谢安黎的长剑距离楚无心的胸膛已不及两寸，剑尖上的冷芒已透过衣裳，侵入肌肤……

楚无心如再不采取行动，便立即命丧剑下，于是，猛吸一口气，胸膛一凹，便待……

这时，“蝙蝠客”的传音又进入他的耳中：“孩子！强忍一时之苦，以观其变！”

楚无心何等聪明，闻言立时醒悟，当下遂将提聚的真气缓缓散入“任”、“督”两脉中。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躲闪而真的挨了谢安黎一剑的话，必然更使那躲在暗处的萧亦风，深信他确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那时候，在毫无顾忌之下，萧亦风必会现身出来……

说时迟，只听“哧”的一声微响，楚无心的前襟已被剑尖挑开了一道数寸长的裂缝，露出了结实无比的胸膛。

谢安黎满面神圣庄严之色，嘴唇紧闭，眼中射出胜利的复仇之火，那握剑的右手，这时也禁不住因内心的激动而颤抖起来。

他默默呼唤着依爱娜的名字，努力镇定心神，劲贯右腕，猛地往前一推……

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一声娇叱，划空而来，一道青光，电闪而至，直直射向那柄能使楚无心立即丧命的长剑之上！

“铮！”一声巨大的金铁交鸣，谢安黎的长剑竟被那道青光撞击得向一旁荡开两尺，锋利的剑尖，斜斜在楚无心的胸膛上，划了一道淡淡的血痕！

那一道青光也被反撞得往地面一沉，但其势却未因此而稍弱，更未停顿，呼的一声，有如神龙矫首，拦腰向谢安黎卷去，逼得谢安黎身形微撤，拗腕沉剑，剑化“玄鸟划沙”，迎着卷来的青光截去！

又是“铮”然一声金铁交鸣！谢安黎吃了不顺手的亏，禁不住手腕一阵酸麻，后退了两步！那青光经这两招硬拼，似乎也是业已势衰力竭而并未作第三次进攻，倏然一敛，现出一个手横三尺青锋的绝色少女。

在这如同鬼域的地方，竟会出现这么一个美丽如天仙的女子，一时几乎令谢安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定一定神，方开口喝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那少女也不理睬，自顾反身扑向楚无心，伸出纤纤玉手，抚摸着 he 胸膛上的血痕，哭了起来，叫道：“无心哥哥，你伤得怎么样了？”

楚无心没想到金秀嫔也会寻到此地来，不由又惊又喜，几疑是置身梦中，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谢安黎眼看功败垂成，不觉气得面孔铁青，同时也看出她的

武功并无过人之处，自然不肯错过这种难得的大好机会。

当下，他大喝一声，欺身疾扑上前，挥剑向金秀嫔刺去。

金秀嫔见楚无心没有开口，以为他的伤势必甚严重，不由急得心似油煎，跃身而起，咬紧牙关，手中长剑一招“怒海屠龙”，还击过去。

同时娇叱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谢安黎撤招换式，剑化“推窗望月”平刺过去，一面瞪目喝道：“臭丫头，你为什么要护着他？”

金秀嫔道：“因为他是我哥哥。”

她嘴里说着话，手中长剑并没闲着，依然向对方攻去。

谢安黎冷笑道：“那小子怎会有你这样一个妹妹，你问我为何要杀他，现在我就告诉你，他与我仇深似海，我要把他错骨扬灰，方消心头之恨。”

金秀嫔拼力架开对方长剑。

叫道：“他已是失去抵抗之人，你还有人性吗？”

谢安黎叱道：“没有人性的是他，他杀了我的岳父和未婚妻以及数十名族人，就算我把他碎尸万段，也还是便宜了他。”

金秀嫔心知多说无益，只有拼尽全力，维护楚无心的安全。

她家传“北海屠龙”剑法，本来就是以攻势见长。

此刻在全力施展之下，招式愈见凌厉，但见剑气弥漫，青芒如电，剑剑不离谢安黎全身要害。

谢安黎没料到她情急拼命之下，剑势竟是这般厉害，不由大为愕骇。

于是也运集全身功力，尽展所学，接招还击。

在那团绿色火焰映照之下，二人的身影，立即幻化出无数的影子，在空际跳跃飞舞着。

“孤剑震中原”等人乃自闭目调息，对这一双男女的拼斗，都仿佛无睹无闻。

楚无心计算时间，已知快到时候。当下，一面注视着金秀媛的情况，一面凝神向周围暗暗搜索。

幽火荧荧。

阴风阵阵。

蓦地，石窟四周，像鬼魅般出现了八条人影。

只见这八条人影，一个是满头银发，须髯长垂的古稀老僧；一个是腰悬长剑，相貌清瘦的老者；一个是伛腰驼背，双眉奇长的老人，其余五个，俱是高髻修髯，身穿道袍的全真道人。

楚无心认得那古稀老僧，赫然是少林前任掌门“玄回大师”，其余七人，则都很面生。

“玄回大师”的出现，楚无心并不惊诧。

因为他已知“玄回大师”并没死。

使他惊诧的是，“玄回大师”为何也迢迢万里来到这里。

他只感心头猛震，暗忖：“完了，一个谢安黎，秀媛就难于应付，蝙蝠二叔又在调息之中，无法出手，如今来了‘玄回大师’这般身手高绝的冤家对头，看来今日我已难逃一死。”

石窟周近光线幽暗，而且那“地心幽火”的绿焰，映照得所有的人都变了形，有如鬼魅一般，“玄回大师”等人初来乍到，根本看不清先到的人都是谁。

当下，“玄回大师”只得出声喝道：“住手！”

金秀媛早已有些支，巴不得这一声叫唤，立刻拼命将谢安黎逼退三步，先行停下手来。

谢安黎只好停剑不攻。

只听“玄回大师”低咳一声道：“目前这地道内危机四伏，大家必须一致对外，何苦再起内讧。”

谢安黎目注“玄回大师”道：“大师应该先弄清楚在下要杀的是谁再说话不迟。”

“玄回大师”高诵了一声佛号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要

杀的是哪个？”

谢安黎手指坐在金秀嫔身后闭目调息的楚无心道：“就是他，老禅师对他应该不陌生吧？”

“玄回大师”目光转向楚无心，啊了声道：“此人老衲当然认识，他怎么会在这里？施主要杀他，只怕不是他的对手。”

谢安黎道：“他虽然身手高不可测，但现在已被阴寒之毒侵及内腑，在下想杀他，已是易如反掌。”

“玄回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道：“此人固然罪孽深重，但施主却不该乘人之危下手。”

谢安黎道：“在下认得出老禅师是少林的‘玄回大师’，据说这姓楚的与贵派也结下血海深仇，难道老禅师就容得下他吗？”

“玄回大师”不愧是慈悲为怀的一代高僧，缓缓说道：“待老衲先问他几句话再说，要惩治他也不急在一时。”

忽听“孤剑震中原”叫道：“大师，我等也在这里。”

“玄回大师”这才发现较远处的一簇人，赫然是“孤剑震中原”、“陈大先生”、“鬼谷女尼”，以及十派五门现在的几位掌门，不由又高诵一声佛号道：“原来各位比老衲等人更先到一步。”

“陈大先生”接口道：“这石窟附近，有一种阴寒奇毒，我们已全受感染，此刻已是内腑不适，难以施展武功，为免感染，大师还是早些离开此地吧！”

“玄回大师”哦了声道：“原来如此，老衲等前来此地，不外是要拜谒落日之神，也可说是落日之神把老衲等引导前来的。”

“陈大先生”道：“大师可见过落日之神？”

“玄回大师”摇头道：“虽没见过，但总觉得他老人家就在附近不远，而且似乎仿佛已听到他老人家声声呼唤。”

“陈大先生”长长叹息一声道：

“大师，我们可能都受骗了。”

“玄回大师”怔了一怔，道：“陈施主此话怎讲？”